

行走

## 一河烟雾

张建春

冬晨，满满的一河烟雾无流动的迹象，却是向上升腾的，和天空的雾交织在了一起，形成了手指难以戳破的雾帐。

河边的油菜、麦苗上氤氲着雾气，如雾是从青地里长出的，丝丝缕缕地若是绿色生发的炊烟。过去乡间的炊烟总是萦绕在房顶上，薄意地不愿离去。雾和绿色相亲也是黏糊糊的，丝缕间的雾已开始凝聚，凝聚成珠挂在麦菜的叶尖上。下雾就是下雨，植物们喜欢，好多天没下雨了，泼泼的一层层雾，是能滋润越冬植物心跳的。

冬雾雪，是下雪的时间，该有一场雪了。

民间谚语说：春雾雨，夏雾热，秋雾凉风，冬雾雪。民间谚语准得很，小时看雾备天气，基本上没什么失误，冬日连续几天大雾，雪赶着脚就来了，雪越重雪越大，错不了的。

雾为雪的先导，我小时喜欢下雪，现在我仍然喜欢，对雾就生出不小的好感了。雾是有气味的，我闻到的是一股青草味，似乎春夏秋冬的雾都这一个味，好闻，进雾中如进青地。

去年冬也见好几个雾天，早晨出门得踢雾而行，我乐得见人就说“冬雾雪”，要下雪了，心中高兴得了不得。一次两次三次，我的预报不准，雪一直没下。知我爱雪，文友怗我，雪呢，雪呢，农谚失效了。一个冬天没下雪，我失落得很。我有些责怪雾，这雾不雾嘛。文友一针见血，你以为是雾呀，雾霾混杂了。霾和雾相近，报不出雨雪来。

是雾还是霾，还真是个问题。

我八九岁时，开始放鹅，鹅最爱吃顶露的青草。雾天，棵棵青草都顶露。冒晨雾放鹅我不乐意，但总是被“嘎嘎”叫的鹅拽起床。赶鹅进雾气淹没的田埂、野坡，鹅欢喜地撒进地里，鹅埋头啄食草尖，能听到露珠入嗓的汩汩声，这定是鹅的大欢喜，因此长得快长得壮实。雾中，鹅的面目是清晰，草模糊，模糊得和庄稼一样。事实上，庄稼也是草，只是这草被关进了田里。家鹅不也如此，天鹅振翅，它们一定抬头仰望。我在雾天放鹅中想到这些，大有雾里看花的禅意，就是人太小，升华不了什么。

世相

## 烟火气

凌泽泉

三年前，岭自办的公司倒闭了，投下的一百多万元打了水漂不说，还负下了三十多万元的债。由于心情不好，他常对妻子发脾气，忍受不了的妻子离他而去。孤身的他变卖了家中的一套房子，才还清债务。他想重新创业，却一下子变得胆小起来，不知该往哪个方向投资，用他的话说，就是觉得自己仿佛坐上了一列脱轨的火车，明明还在向前，却不知要驶向何方。

我与他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时，他用汤匙下意识地搅拌着杯子里的咖啡，眼神却总是飘忽不定，似乎是在找寻什么并不存在的东西。去看医生，医生说是焦虑过度，开了些药，回来后，他每天按时服用，似乎也不大管用，那种与现实生活的隔膜感还是挥之不去。他说：“无论看什么东西，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”我劝他不妨出去旅游一段时日，散散心，调整一下心态，等平和下来了，再去谋求下一步发展。他跑了新疆，又去了西藏，在壮丽的山川前，他还是感到不开心。

以前当老板，业务忙应酬多，出入高档餐厅是常有的事，回到家中也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，闲适舒坦惯了，连买菜的事儿也从未操心过。

如今回到独居时代，吃腻了餐馆的饭菜，有一天，他突发奇想，准备自己买菜下厨。

那段时间他失眠严重，每天要熬到凌晨才勉强入睡，睡不了三四个小时又会惊醒，再无睡意。他索性披衣下楼去逛早市，穿过一个旧的居民区，撇进一条街巷，盆中的活鱼扑腾起鱼腥味、刚出笼的肉包子蒸腾出面香肉香味，大铝锅里翻滚的豆浆味，油炸点心的油腻味，青萝卜身上裹着的泥土味，码得齐齐整整的葱蒜散发出的辛辣味……这些味儿不成章法，散乱地混杂在一起，却透出一种原始的野蛮的生命力，好似一记重拳，狠狠地砸向了他那被虚无的沮丧紧紧包裹着的内心。

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这条街巷里，商贩们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方言吆喝着，主妇们蹲下身与地摊贩们讨价还价，电动车在人流中穿行时按响刺耳的喇叭，肉铺摊主举着大砍刀在厚重的砧板上咚咚剁骨……这些嘈杂的声音混响，一下子搅乱了他曾经习惯了的恒温且安静的工作与生活环境。

诗词

## 冬夜吟草三韵

张武扬

### 读母亲军旅回忆文章感怀

投笔从戎奋袂行，军徽契阔敬麾旌。  
蹉跎沐雨锋芒在，俯仰凌霜浩气横。  
谈笑犹牵烽火事，文章长忆塞茄声。  
初心望百倾肝胆，搜韵风吟不老兵。

### 贺玉冰友专著《黄梅戏文化》问世

俚音草出铭青史，照眼琳琅唤笔耕。  
翠袖吟摇天地老，罗裙气挾古今情。  
千章妙曲凭谁识，九转遐篇醉欲倾。  
花正逢春神韵远，流芳梨枣谱新声。  
注：梨枣：旧时书版多用梨木、枣木。

### 题省建设法制协会建会三十载

卅载耕耘唯独步，凌风境拓尽诗篇。  
维权刮目酬南北，公益倾心遍大千。  
履职竞驰街岁又，殊功思奋报春先。  
云旌寄韵从头越，远梦征鞍共著鞭。

## 寒冬的信笺(外一首)

庞凡

当瓦棱收拢初次的飘散  
寒冷在窗框上结晶  
整个腊月就在竹竿上微微颤抖  
像未完成的手札  
风干的皱褶里收存白日的光照

咸涩的云雾渗入肉的肌理  
晾成暗红的沉睡  
此刻我想写信，让笔尖透过雪光  
蘸取你身上，松烟与晨霜  
慢慢演绎整个寒冬的内涵  
若某夜你梦见褶皱舒展  
那定是我在信封里  
放进了，早春的第一缕气息  
让融雪的滴答声  
将字迹，缓缓松开

### 归途

老屋檐角悬着的冰凌  
泛着琥珀的光泽  
蜷在竹椅上的爷爷  
把身子卧成一张弓  
飞鸟还在盘旋  
它们街走的枣核  
会在哪片异乡的云端发芽  
新年的初雪落得很轻  
怕惊扰瓦当上浅眠的薄光  
此刻我的行囊  
忽然与竹椅陈旧的色泽共振  
原来每粒融化的冰  
都在泥土深处举着小小的火炬  
游子不过是迁徙的候鸟  
当钟声推开朽坏的门扉  
满院暖阳忽然重新升起  
像从未离开